



# 园艺姑娘

树茂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718.5  
976



园艺姑娘

树茂著

王玉泉插图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区宽街3号)

北京市报刊出版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5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168 1/32 2印张 28,000字 (高小)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100

统一书号：R 10056·104

定价(3)一角七分

# 园艺姑娘

树 茂 著  
王玉泉 插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1957

##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包括三个短篇：“小会计”描写高小毕业生陈小英到农业社里当会计在现金管理工作中她胜利地通过了第一次考验。“园艺姑娘”描写招小美很热爱园艺工作。高小毕业后，她想参加园艺队学技术，但遇到保守主义者的阻拦。她经过了反复的争取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最后参加了园艺队。“麦苗正在成长的时候”通过一件小事，反映了少先队员如何帮助老年人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反映了孩子对农业社的热爱。

封面设计：王玉泉

## 目 次

|                |    |
|----------------|----|
| 小会計.....       | 5  |
| 园艺姑娘.....      | 25 |
| 麦苗正在成長的时候..... | 48 |

2.....  
25.....  
48.....

美利坚合众国正苗头

## 小会計

### 1

陈小英今年高小毕业后，就在农业社里担任現金会計。她那帶着稚气的臉上，整天漂浮着沉靜的笑容。也許由于她長得不高，街坊鄰居都說她十五岁，她自己偏說十六岁。不管十五还是十六，人們仍然叫她“小会計”。

开头，你要当面叫她小会計，她准会把嘴一撅、眼一瞪，气冲冲地向你提出質問：

“少你个鼻子，少你个眼？”

有时候，社長或者生产隊長也叫她小会計，她也能馬上把臉一腆。在她看来，誰叫她小会計，总是瞧不起她的表現。不过天長日久，“小会計”这个称呼傳出去了，她也就沒法糾正啦。



对于她担任这个工作，在村里有些不同的評論。有的說她“‘嘴上沒毛，办事不牢’，叫一个剛摘奶的女孩子抹錢繩子①，將來的亂團可打不開。”有的說：“‘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這個女孩子也許能行。”因為日子還少，誰也沒有得到個明証來說服誰。

## 2

陳小英上任後不到十天，社里就開始夏季現金分配。這對她來說，當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偏偏這時社里的總會計又到縣上學習去了，社長王成老漢整天為這件事擔憂，怕小英剛來，什麼都摸不着頭緒，萬一發生差錯怎麼辦？

吃过晌飯，小英胡亂揩了揩嘴，把兩個拉搭在耳朵邊的辮子扎在一起，盤到後腦勺上，又換了件短袖布衫，就蹦蹦躂躂地往辦公室走去。

辦公室院子里擠滿了等候領款的人，一見小會計來了，都松了口氣。愛好說笑的高大杆老头，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大聲喊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快點發款吧！”她的腳沒停、頭沒抬，羞答答的就順着人縫擠到辦公室去了。

小會計從容地把抽屜、錢櫃打開，賬冊、統計表、現款、

① 抹錢繩子就是指管理錢財。

算盤等等擺了滿滿一桌子。她往椅上一坐，才伸手去拿鋼筆，覺得椅子太矮了。她順着窗櫺瞅了人們一眼，嘴里咕念着：“越渴越給鹽吃，社里連條高凳子也不置！”說着趕忙找了兩塊磚，一敲兩半成了四块，垫在四条椅子腿下，然后抹了把汗，把脚后跟往上一蹠，才坐上椅子。这可把大伙儿招得笑了，有的說：“真是名不虛傳的小會計！”她鼓着腮帮子；瞪了說話人一眼，才一手拿着分配方案表，一手打着算盤，准备开始发款。

院子里，火燎一般的太阳晒在人們身上，豆粒大的汗珠不断的往下流，誰都急巴巴地想取出款后到阴处去风凉一下。現在看見小會計就要发款了，都一拥而上，挤到桌子跟前。小會計一看这情景，把笔往桌上一擱，說：“請別亂，不要吵嚷，要有秩序、有紀律……請排好队。”

“小嫚，你这样厉害干啥？天这样热，你坐在屋里可不知人的辛苦！”一个中年社員不滿地咕咕嚕嚕的发牢騷。

高大杆老头站在一旁，臉上挂着笑，心里暗想：“这个孩子可真会治理人！”就暗地扯了那个发火的社員一下，对着小會計說：“快发吧，咱不和他們一般見識，嘿嘿嘿！”說完，他又向大家打了个招呼，人們才勉强开始排队挨号。

“就是嘛，早这样听话排起队来，我已发好几戶了。”她伸手找了块紅紙，写上了“鈔票当面点清，出門概不負責”几个大字，順手貼在牆上。人們一看，交头接耳地說：“好厉害



啊！”她把目光从人們身上一扫，羣众中又靜了下来。

“……高大杆，劳力分配六十元，往社里交的土糞折合九元六角……”

“真的分这么多嗎？”高大杆用惊喜的眼光看着小會計。

小會計又給他計算一遍，說：“你共掙二百个劳动日，每一劳动日預分三角，土糞十六車，每車六角，共計六十九元六角。”

高大杆点点头，嘻笑顏开地說：“將近七十元啦！比去年得的还多，都是合作社的甜头。嘿嘿嘿！”

“是啊，这正是入社富裕，單干吃苦。”小會計接着又宣布：“高富貴，你是一百八十个劳动日，折合五十四元，还有……”她翻了翻單据，“还有三百斤零十三兩谷草，每斤三分錢，三三进九，再加上十三兩，十三兩……十三兩……怎样計算哪？”她急忙从布袋里掏出小本子，找着前几天剛学会的“流法譜”，嘴里念着：“斤里求兩流法流，流法流……三是一八七五，也就是每兩价值一厘八七五……再乘十三兩，合……，共合六十三元零二分四厘三七五”。她瞅了高富貴一眼，接說：“入合作社沒有一个吃亏的。你可不用整天吵着要退社了吧？”

高富貴臉紅脖子粗，头也沒回，順着人縫就溜走了。小會計望着他的后影說：“社長前几天就說，咱全村办起高級社后，就有三家減少收入！”

“是哪三家？不是都增加了嗎？”不知是誰忙挤上來問。  
小會計手里点着票子，一面裝出副鬼臉，不在意地說：  
“土地爷爷、关帝爷爷和灶王爷爷！”

她这一說，引起全場哄然大笑。

太阳漸漸往西方轉去，但悶人的燥热仍未減輕。这时，  
小會計感到腰有点酸痛，胳膊好象也不听自己使喚了。头上  
虽然圍着一块水湿的毛巾，但汗珠还是擋不住的流在臉  
頰上，“啊呀，当會計不是活要人命嗎？这碗飯可不容易  
吃，……”她隨意把手里的鋼筆往桌上一搁，倒了碗冷开水，  
咕咚咕咚地喝了兩口，心里才觉得痛快了一点。

“天黑了哪，你可別說話耽誤卖藥，快給我們发吧。”几个娘們要回家做飯，腆着臉不滿地說。

“你急？我比你更急。”

听了这话，一个老大娘在人后面狠狠地瞧了小會計一眼，小声咕念道：“咱当初就說找这样个毛孩儿管錢不行，看看……”另一个老大娘赶忙扯了她襖襟一下，使了个眼色，接着又轉臉对着小會計笑了笑，說：“是嘛！孩子已經干过  
晌了，真累得够嗆！”

“就是俺大嬸知人辛苦。……”她向等着的人們看了一  
眼，臉上挂上笑容，又唰唰地干起来了。

就在这时，忽然有口哨声从外面傳来。她往外一瞅，止  
不住心跳，兩条腿剛活动一下，就好象听见王成老汉又在后

面提醒她了：“會計嘛，工作的时候得安安靜靜，不能亂想亂跑。”她这才又靜了下來，轉身拿起挂在牆上的銅鑼，就窗口狠狠地敲了兩下，震得窗櫺都忽閃忽閃的。那些老娘們一時摸不着頭腦，都瞅着小會計發楞。停了一些時間，一個老太太才湊到她跟前埋怨地說：“唉喲，天哪！這是怎麼回事？”這時，小會計吃吃地一笑，又繼續打起算盤來。人們松了口氣，囁嚅道：“你這是弄些什么名堂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成老汉有个儿子叫鐵柱，比小英大一岁，兩個在学校里就常常在一起，無論什么事都在一块相議，好得簡直不用提了。今年暑假毕业后，小英在社里擔任會計，他就在果园队里學技术。有时小英一个人蹲在办公室里，就覺得孤單單的无聊，人多时又覺得大人說話插不上嘴，整天心里悶得慌。所以王成不在眼前时，她就常常要溜出去找鐵柱玩。为这个事，王成老汉曾批評了她一回，她只好在办公室里安安生生的坐了兩天。但兩天过后，一切就又烟消云散了。不是小鐵柱到办公室找她，就是她去找他，到南果园和別的孩子打扑克、玩藏手巾。一天上午，王成老汉和小會計正在研究工作，鐵柱又跑過来了，王成一看心里实在有点不耐煩，就狠狠地教訓了小鐵柱一頓，鐵柱不等他說完，做了副鬼臉，伸伸舌头就跑了。晚上，他們湊在一起訂了个暗号：鐵柱在門外連連吹兩下口哨就是叫小英，她回吹一声就

表示馬上出來；如果實在不得空的話，就敲兩聲鑼回答。

因此，剛才鑼聲的祕密，誰也不知道。現在，她雖然在繼續工作，可心啊，早飛到南果园去了。“鐵柱今天一定要埋怨我了。咳，今早他还說過，傍晚到南园去打扑克，風雨不誤。可是，我不也會說：工作要緊嘛！你不知我正在申請入團……唉，唉，又想到哪里去了？好好干工作吧！”她用拳頭狠狠地敲自己腦袋。

這一下不要緊，又把人們吓慌了。一個大娘說：“嫚呀，你快家去歇歇吧，俺明天再來領。”“走，走，反正不差一天！”又一個姑娘說。

說着，幾個人就要往外走。小會計心里可急啦！忙說：“不累！我還滿有勁呢。你們今天不領，明天領不到可別怨我。”

人們一聽又嘰嘰咕咕議論開了。

### 3

發完款時，太陽已經落下西山去了。小會計松了口氣，站起來伸伸腰，忽然覺得肚子餓得慌。她正要往外走，回头一看，鈔票、單據……都散在桌子上，她心一橫，鎖上門，撒腿就往家跑。

小會計剛到大門口，就大聲呼喚：“娘啊，你好狠心，可把我餓死了！”

陈大娘从屋里出来，迎着小英說：“你这个野孩子，我早把飯做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不想你到反打一耙，說娘的短处。”

小會計一腚坐在飯桌旁的小凳上，喝了兩口湯，还不停嘴地說：“娘啊，你总是說我在外面耍，其实我忙极了，你看不見？就不能送点飯我吃！”

“你忙死了，我整天閑着？当了个會計，我真得当你‘小祖宗’来服侍啦！”

小會計拿着块餅子，眼珠翻动几下，盯着她娘說：“你听听，这象做娘的說的話？”

陈大娘有些不好意思了。她爱憐地看了女儿一眼，輕声說：“忙着一天了，快吃飯吧，早点睡覺！”

“睡覺……”她忽然想起办公室桌上还鋪滿了單据、賬册，要是給社長看見了怎么办？“我正在申請入团哪！”想着想着，她拿着个黃餅子就要往外走，陈大娘伸手扯住她的襖襟，把臉一腆說：“你这孩子，不安安生生地吃飯，又出去干什么呀？”

“娘，有个要紧的事，得赶快去办一办哪，吃完飯就耽誤公事了。”她朝她娘伸伸舌头，把襖襟往外一掙，拔腿就往外走了。

小會計到了办公室，一面大口咬餅子，一面急急忙忙把鈔票、單据、賬册收拾到抽屜里去。剛要往外走，生产隊長

高老五嘴里哼唱着“柳腔戏”，急促促地走来了。

“小会計在嗎？”高老五在院子里高声招呼道。

“在。小隊長，有啥事？不过，我還沒吃飯，火急的事也得等明天办！”

“沒有什么大事，”高老五一脚踏进門里，拉着長腔說，“小会計，請再給倒点灯油！”

“倒灯油？你昨天不是才倒了？”

“是啊，可不知今天叫哪个把灯都給弄沒有了，我們正在記工分呢！”

“干什么也不能倒。”

“嘿嘿，我六十多岁的人了，却叫你十几岁的毛孩子管着了。……”他一面說着，一面往里間去找小油桶。

小会計把身子一挺，擋住他的去路，气冲冲地說：“我偏管，你不爱护公共財产，破坏制度。”

高老五什麼都沒有听，他把小会計往旁边一推，就自己进去找。屋子里黑洞洞的，他哪能找着。气得他从袋里摸出盒火柴，正待划着点灯，小英已趁勢抱着油桶往外跑。高老五一看，就赶忙往外追。

她轉过一条小巷，一只大花狗迎着她汪汪直咬，她把手中的餅子狠狠地照着狗头扔去，狗見了餅就撅着尾巴跑去吃了。

高老五人高却手脚笨，累得汗珠直淌，也趕不上她。他



挽起褲腿，一看前面許多人在乘涼，就沖口叫道：“截住她——截住她——，她不准我倒油，欺負我老头子……”

高大杆老头正在關帝廟前叼着烟袋和人們聊天，一聽是高老五在叫喚，抬頭剛看見小會計走到眼前。他問明情由后，笑呵呵地對她說：“孩子，不用怕他。”

“是嗎，怕他干啥，我還要找社長開會斗斗他呢！”

小會計剛說完，高老五就趕上來了。他眼里象冒火星子似的，氣喘喘地說：“咱這個管財政的真不講理，壓迫我這老头子，……油又不是她的，……你是監察委員……”

高老五剛要再往前追，却被高大杆老头扯住，沒頭沒腦